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博导和我的博导梦



魂的自由》、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

博导者，博士课程研究生指导教师之谓也。即高校教师的一项工作分工。如以前农村生产队长派工，有的去挑大粪，有的去扛麻袋，有的去扶犁，有的去锄地，无非分工不同罢了，无所谓高低贵贱。当然，傻瓜都知道，挑大粪这活计，只要身强体壮，人皆可挑；而扶犁则不同，需要一定的技术。因此，久而久之，扶犁便由工种进化为称谓——此即博导之由来也。有趣的是，作为工种，博导世界各国都有，而作为称谓，则为吾国首创。君不见，如今名片上媒体上，常常有人专门标出“博导”二字。于是乎，本来就够长的称谓就更长了——王小二：五洲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校长特别助理，教育部世界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五洲市甲级拔尖人才及A级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教授，博导……明摆着，博导比教授高了一级，成了教授队伍中的扶犁者而非挑大粪者。

我是教授，我也想扶犁而不愿挑大粪。扶犁多好啊，眼前麦苗青青，身后黑浪层层，耳畔鸟鸣声声，间或有在同一块麦田薅草的邻院长辫子姑娘朝自己羞答答一瞥。而挑大粪绝对无此艳遇，天底下有哪个姑娘会对大粪暗送秋波呢？脏，累，弄不好还要溅到裤腿上鞋面上！说实话，心情上我对“博导”经过了三个阶段，始而很想当，继而无所谓，最后又想当。始而很想当，是出于崇敬。倒退二十几年，教授寥若晨星，博导更属凤毛麟角，确为斯界重镇，一方名流。形象也往往一头银发满面红光，举手投足，透出学人之气长者之风，令人仰之弥高心驰神往。暗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博导该有多么美好！此为第一阶段。及至后来我身边和我同年或比我年少之人尤其我的同学也纷纷当上博导，我和博导的距离就几乎消失了，博导头上的光环也好像黯淡了，觉得博导原来凡人亦可为之。既然凡人可为，那么多一个少一个自己这样的凡人又有何妨呢？换言之，既然扶犁和挑大粪同样得到或同样得不到姑娘们别有意味的目光，那么继续挑大粪也并无不可——当不当博导无所谓。此为第二阶段。

可我现在回心转意，又想当博导了。事出有因，其因有二。其一，某日学校当局忽然大发慈悲，慨然推荐我为国务院学位办外语学科组成员候选人。一向在下游浅水洼里没头没脑瞎游一气的我有机会一跃龙门，自然感激涕零，赶紧打开电脑，下载所传表格填写。没等填到一半就傻眼了：候选人应是博导，随即要写出上过多少门博士课程，指导过多少名博士生等等。而我分明不是博导，遂掷笔于案，喟然长叹。别的倒也罢了，若论外国文学尤其日本文学这一亩三分地，寒来暑往斗转星移，我往上面洒的汗水——挑粪也罢扶犁也罢——已不算少了，轮也该轮到风光一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而我不是博导，活活坐失良机。看来我只能在下游浅水洼里终了此生。

其二，一天窥看学校红头文件，谓博导年届六十也可以不办退休手续，直通车直通六十五。而非博导者则六十必须办退休手续，是否续聘另行协商。换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好事。六十退休，或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或归隐林泉笑傲风月，或清茶薄酒专心著书立说，或另谋高就以东山再起。可恨我偏偏想不开，打心眼往外喜欢讲台喜欢学生或者说天生好为人师。然而我不是博导，六十这站必须下车，眼巴巴看着博导车呼啸而过。“天道是耶非耶？”何况不是博导也不完全是我的责任。博导有两种，一是开国元勋，即自己往来冲杀斩获的博士点。二是搭顺风车，即所在专业原本就是博士点或挂靠有博士点的一级学科。好比藤旁有一棵树，一伸手一蹬腿即可攀援而上。而若旁边无树，藤再折腾也只能原地打滚。

容我开个未必纯属玩笑的玩笑：我愿去天底下任何院校任何地方实现自己的博导梦。那里即便瘴气弥漫即便沙尘四起抑或大雨如注，我也欣然前往。前往培养“传人”，传以翻译之道、文章之章、为人为士之道——如果我有这劳什子的话——并且分文不取，只需提供茅屋半间书桌一张即可。

说到底，这怕也是一种不自量力的文化焦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栖？”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说呼吸



物等十余种。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

人的身体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的方式，有呼吸、喝水、吃饭、排泄，等等。我们感到口渴，感到饥饿，感到腹胀，这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该喝水了，该进食了，该排泄了。感到冷，我们增减衣物；感到困乏，我们适时休息。提醒人别忘记呼吸的信号应该是憋闷，可是除非遇上特殊情况，我们平时很少接到这种信号。

一呼一吸之间，是生命的存在。空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第一需要，人可以几日不食不眠，但不可以几分钟不呼吸。这是最普通不过的常识，人人都知道。也许正因为太普通太常见，反而很少有人对呼吸特别关注。

对于饮食、衣物、居所这类事情，人类孜孜以求，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以至于形成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家居文化、建筑文化，甚至厕所文化，却从未听说过有呼吸文化。这大概是因为水、食物、衣物、居所需要人们有所行为才能获得，而呼吸太方便了，空气就在嘴边，打开鼻孔和嘴巴立即就可以得到，既无需存贮或种植，也无需到处寻觅。

十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到西藏高原采访，在那里，我第一次接收到了身体发出的对空气需求的信号——憋闷，以及憋闷同时到来的头疼难忍、思维迟缓、四肢无力。朋友告诉我，由于高原缺氧，在西藏，坐着等于走路，走路就等于跑步。

于是，从藏北到藏西再到藏南，4000多公里的路途上，如何抵抗高原缺氧，就成了一个首要话题。靠着阿司匹林药片我克服了头疼。听说酥油

茶可以抗缺氧，途中每次到藏民家中做客，我总是皱着眉头大喝酥油茶，不喝个五六碗决不罢休。一个月后，我从高原回来，整天昏昏欲睡，我知道这是醉氧——从缺氧状态进入氧饱和状态所产生的生理反应，但也从此再无需为呼吸发愁。

西藏之行的亲身体验，让我深刻地注意到，比起吃饭喝水，呼吸——身体与外界的这种沟通方式，是更为基本、须臾不可中断的生命需要。这使我从此对呼吸以及地球上大气层的生成特别关注。这么一关注，我就发现了奇迹：太阳与地球间恰好的距离，太阳对地球恰好的照射，春夏秋冬季节转换形成的适当温度……多少个偶然，才使最初海洋中的蓝藻类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发生光合作用，生成碳水化合物，吐出氧气。在地球的演变中，在时光飞逝中，日积月累，终于形成今天适于人类和各种生物生长的大气层。

但是，人类对于这种奇迹，过去似乎一点也不珍惜：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生活燃煤，热岛效应……时刻污染着空气，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又使地球上的绿色植被急剧减少，以致沙尘暴，灰霾天气，光化学烟雾，浓雾天气，呼吸系统疾病……越来越频繁地光顾我们的生活。

对于大自然的慷慨施与，人类不不仅要感恩、珍惜，还要改恶从善，检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要等到某一天，身体对我们发出了憋闷的信号，那时就悔之晚矣了。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人生有很多密码



命的百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C集大型纪录片（睦尔）、C集大型纪录片（醉里看乾坤）》（人生

前几天去银行办事，耳边时不时传来“请输入密码”的提示音。我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柜台前，待要输密码时，老人一下忘了是哪一个。这种情形估计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遇到，一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二是密码多了记不过来。这老人当时那个急啊，她输了一回又一回，还反复唠叨：“这回不会错吧，要不就是这个。”最后银行工作人员建议她重新设置一个密码，才算解决了她的难题。

这还没什么，后来另一柜台边一位男子的一声感叹让我略有所悟，他说的是：“人这辈子怎么有那么多的密码。”

想想也是，随便一个普通人心里就会藏很多密码，到银行用，开电脑上网，开保险柜用，这些密码往往都是人们自己设置的，一般采用自己熟悉的数字或字母组成。我曾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几个人如何想办法打开密码锁的过程，那密码锁可以输入5次数据，如果5次都不对，密码锁便会自动锁死。开锁的人便猜想主人会设置什么样的密码，比如他的幸运数，他孩子的生日，他的车牌号等等，这个猜密码的过程就是这部电影的情节不断进入高潮的过程。

当然，类似这样追问，查找密码的电影非常多，如《达芬奇密码》、《风语者》、《密码疑云》、《偷天密码》、《密码阴谋战》、《未知密码》以及《风声》等，可见密码之重要和有趣，即使对普通人而言，解密也是一种有意思的事情。而保护密码则是每个人都深知的责任，因为密码往往关联着自己的信息安全、个人秘密等。

密码古已有之，北宋前期，中国军队在作战中曾用一首五言律诗的40个汉字，分别代表40种情况或要求，这种方式已具有了密码体制的特点。公元前405年，斯巴达的将领来山得使用了原始的错乱密码；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皇帝恺撒曾使

用有序的单表代替密码；之后逐步发展为密本，多表代替及加乱等各种密码体制。

近代以来，密码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上世纪70年代，电子签名成为其中的重要分支，当今整个世界的金融、证券、计算机网络等系统中，“电子签名”都在发生作用，其背后复杂的加密算法越来越令人难以破解。在银行，如今你签发一张支票，都需要用特定的密码器当场获得一个密码填写在支票上，以保证支票的安全可靠。

不过，上面说到的还只是人生中可知或者可以设置的密码，事实上，人们还有许多未知的密码需要解答。比如生育密码、爱情密码、预感密码、心灵感应密码、UFO密码等，都是人类千百年来苦苦探求而不能得其真味的项目。遗传的密码在哪里？素昧平生的男女为什么会一见钟情？美国总统林肯为什么会预知自己被暗杀？双胞胎为什么会心灵感应？UFO留下的麦田圈等有什么意义？所有这些，那些专门研究密码的高手都不能破解。

当年泰坦尼克号首航之前，有位著名的实业家乔里·奥昆纳居然放弃了首航船票，有人不解地问他：“泰坦尼克号处女航只有那些名门望族及其家属才能得到这种荣誉，你放弃实在太可惜了！这是为什么呢？”奥昆纳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我做了一个怪梦，看见泰坦尼克号翻了！”当时大家听了都觉得十分好笑。而最终，奥昆纳的这个怪梦救了他自己。

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奥昆纳怎么得到了那个不为人知的密码？这些，没有人能够解答。所以智者常常告诉人们，要听从心灵的指引，要相信人生中有些事是被设定的，那些神奇的密码会让人苦思而不得其解。

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

逼出来的男女拼租



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李开周，职业撰稿人，编剧，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

曾经在南京长期定居的清朝文学家吴敬梓先生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写道：“当下走过淮清桥，迟衡山路熟，找着房子，一路看了几处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东水关。这年是乡试年，河房最贵，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杜少卿道：这也罢了，先租了住着，再买他的。南京的风俗是要付一个进房，一个押月。当下房子同房主人跟到仓巷卢家写定租约，付了十六两银子。”

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在明清时代的南京租房，按惯例要向房东预付至少一个月的房租（进房），同时还要缴上一笔押金（押月），以及跟房东签订租赁合同（租约）。这些规矩现在也有，毫不稀奇。

但是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规矩变了，房客不但要预付房租，缴上押金，还必须得找保人作保，至于租赁合同，一般情况下房东是不跟你签的，以便他将来可以随时给你涨房租。

为什么必须让房客找保人作保呢？这是因为民国时期南京治安不好，警力又奇缺，为了维持秩序，便出台了连坐制度：房客犯事，房东也得跟着受罚。比如说，房客私自卖酒，或者聚众赌博，或者做了暗娼，被警方抓到，罚款的一半是要由房东担负的。如果房客消息灵通，赶在警方来临之前逃掉，则房东要担负所有罚款。所以房东必须让房客找一保人，以便将来罚款的时候让保人代缴。

保人可不是谁都能做的，首先必须是房东认识并信赖的人，例如房东的邻居或亲戚；其次必须有钱，不然无法替房东代缴罚款。问题是，不可能每一个来南京租房的人都认

识这样的保人，即使他们认识保人，保人也未必肯替他们作保——谁都知道，做保人有风险，保不准哪天得掏腰包交一大笔罚款的。于是这个行业应运而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突然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再出现、正所谓空前绝后的一个新职业，这个职业没有一个规范的名称，总之是一些南京土著，别的什么事儿都不干，专门给外来房客做有担保。你张三来南京租房，人地生疏，找不到保人，那么好，找我，给我一百大洋，我出面给你作保。你李四来南京租房，也找不到保人，也给我一百大洋，我出面给你作保。可以想见，这样做保人来钱很快，比抢钱都快。

除了必须让房客找人作保，在南京老城还有一个更加变态的规矩：不租给单身房客，无论男女。原因也很简单：在一些南京原住民眼里，外来的单身男房客可能犯偷盗，有危险性；外来的单身女房客可能做私娼，也有危险性。所以他们只把房子租给有家有口的人。

广大单身房客傻了，花大价钱找了保人，就因为没结婚，或者没把家里那一位带过来，还是租不到房子，怎么办呢？有办法，他们拼租，男的找女的拼租，女的找男的拼租，俩互相不认识的单身男女冒充小两口儿，总算把房子租到手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时候的房东怎么会有这么多变态规矩？他们就不怕惹恼了房客，不再有人上门租房吗？坦白说，他们还真不怕，因为那时南京房子实在太少，人口实在太多，租房市场一直需求旺盛，哪怕一万个大脾气不租，还有十万个人在排队找保人呢。